



# 艰 难 时 世

〔英〕狄更斯著

全增嘏 胡文淑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根据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版本譯出

艰 难 时 世

〔英〕狄更斯 著

全增嘏 胡文淑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572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2 5/8 紙頁 1 字數 262,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0 定價(6)1.20 元

## 內 容 提 要

本書係英國偉大作家狄更斯的一部名著，寫成於1854年，正當英國宪章運動已被反動的資產階級鎮壓下去，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化的時候。書中主人公葛擂硬是個退休的富商，也是個提倡功利主義的死硬派；他根據他的主張來教養女兒露意莎和兒子湯姆。露意莎在他的指導下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年齡大三十歲的老資本家龐得貝，婚後生活當然不會好，終於神經錯亂而離了婚。湯姆的命運更悲慘，竟至淪為盜賊而逃亡海外。作家通過葛擂硬和龐得貝這兩個典型人物的刻劃以及他們家庭遭遇的敘述，說明功利主義與曼徹斯特學派哲學的毒害，給予這種資產階級哲學以一個有力的打擊，向冷酷無情、自私自利的資本家發出了憤怒的挑戰書。正如英國進步的文學批評家、工人運動家杰克遜所指示的，本書是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猛烈的襲擊，因此成為工人階級所喜愛的一部古典名著。



## 譯 者 的 話

艰难时世脫稿了，我們感到高兴，也感到惶恐。高兴的是，這部書終於譯成了；惶恐的是，不能暢達原作者的幽默、諷刺、丰富多采的风格。在翻譯过程中，我們常常为某一个詞、某一个句子的不同理解而爭得面紅耳赤，甚至因此擱筆，等到意見一致再譯；但仍恐不能傳達原作者的精神与风趣。翻譯的确不是件容易事，我們不敢說這部書的翻譯沒有錯誤。值得感謝的是：很多朋友对這部書的关怀和新文藝出版社編輯同志們向我們提供的那些宝貴意見。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把書中譯錯的地方，或語法詞汇用得不妥当的地方指出来，随时通知我們，以便重版时修改。

为了介紹狄更斯这个偉大作家的生平，以及艰难时世這部書的主題思想，我們把增跋于1954年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讀狄更斯附在書后。这篇文章中的很多意見也是不够成熟的，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胡文淑 全增嘏

1957年9月29日于复旦。

# 目 次

|               |     |
|---------------|-----|
| 譯者的話          | 1   |
| 第一卷 播种        | 1   |
| 第一章 唯一必需的东西   | 3   |
| 第二章 扼杀天真      | 4   |
| 第三章 一个漏洞      | 12  |
| 第四章 龐得貝先生     | 19  |
| 第五章 主調音       | 27  |
| 第六章 史里銳馬戏团    | 35  |
| 第七章 斯巴塞太太     | 51  |
| 第八章 切莫感到惊奇    | 59  |
| 第九章 西絲的进步     | 67  |
| 第十章 斯梯芬·布拉克普儿 | 77  |
| 第十一章 沒有出路     | 84  |
| 第十二章 老太婆      | 93  |
| 第十三章 瑞茄       | 99  |
| 第十四章 大厂家      | 109 |
| 第十五章 父与女      | 115 |
| 第十六章 夫与妻      | 125 |

**第二卷 收割 ..... 133**

第一章 銀行的宝藏 ..... 135

第二章 詹姆斯·赫德豪士先生 ..... 151

第三章 狗崽子 ..... 161

第四章 同胞兄弟們 ..... 167

第五章 工人和厂主 ..... 177

第六章 慢慢地消逝了 ..... 185

第七章 火药 ..... 201

第八章 爆炸 ..... 217

第九章 話听完了 ..... 234

第十章 斯巴塞太太的梯子 ..... 244

第十一章 越走越下 ..... 250

第十二章 下来了 ..... 261

**第三卷 入仓 ..... 267**

第一章 另一种必需的东西 ..... 269

第二章 可笑之至 ..... 277

第三章 异常果断 ..... 289

第四章 失踪 ..... 299

第五章 寻获 ..... 310

第六章 星光 ..... 321

第七章 捉拿狗崽子 ..... 333

第八章 有哲学意味的一番話 ..... 347

第九章 結局 ..... 354

**讀狄更斯 ..... 363**

第 一 卷

播 种



## 第一章 唯一必需的东西

“告訴你吧，我要求的就是事实。除掉事实之外，不要教給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其他的东西。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該連根拔掉。要鍛煉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別的东西對他們都全無用處。這就是我教養我自己孩子們的時候所遵守的原則，也就是我用來教養这些孩子的原則。要抓紧事实不放，老師！”

這是一間不漂亮、沒有什麼陳設、單調的拱形教室，講話的人說完一句話之後，便用他那方形的食指在那位教師的袖子上橫划一下以加強他的語氣。講話的人那四四方方象一堵牆壁般的額頭也在幫助他加強語氣，而他的雙眉就是那堵牆的牆根，同時，他的眼睛找到了兩個為牆所遮蔽着的、寬綽深暗的窟窿作為藏身之所。講話的人那又闊又薄而又硬梆梆的嘴巴，也在幫助他加強語氣。講話的人那無轉彎余地的、枯燥的、專橫的聲音，也在幫助他加強語氣。講話的人的頭髮同樣地在幫助他加強語氣，它們豎立在他那禿頭的邊緣，好象一排樅樹，擋住了風，使它不致吹到那光溜溜的腦袋上來，而那禿頭的外表凹凸象葡萄干餡兒餅上的硬皮一般，這顆腦袋似乎也沒有足夠的地方來儲藏那些生硬的事實。講話的人的頑強姿態，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腿干，四四方方的肩膀，——不僅此也，甚至于象頑

强的事实一般練就来紧紧掐住他喉嚨的那条領帶——这一切都在帮助他来加强語气。

“在生活当中,除掉事实,我們不需要別的东西,老师;不要別的,只要事实!”

这个講話的人同一个教师,以及另外一个成年人,都略微向后退了一步,用他們的目光扫射着当时在那儿有秩序地排列在斜坡形地板上的一些小罐子<sup>①</sup>,准备把无数法定加侖<sup>②</sup>的事实灌进去,直到灌滿得要溢出来为止。

## 第二章 扼杀天真

先生,我叫湯瑪士·葛拙硬。一个專講实际的人。一个講究事实而胸中有打算的人。我这个人为人处事都从这条原則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而且任凭怎么來說服我,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先生,我叫湯瑪士·葛拙硬——毫不含糊,湯瑪士——湯瑪士·葛拙硬。我口袋里,先生,經常裝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秤一秤、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訴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問題,一个簡單的算术問題。你可能有希望把別的什么无聊信念灌輸到乔治·葛拙硬,或者奧古斯都·葛拙硬,或者約翰·葛拙硬,或者約瑟夫·葛拙硬(这都是些假設的,不存在的人)的头腦中去,但要想灌到湯瑪士·葛拙硬的腦子里来——先生,就甬想了吧!

① 小罐子,指当时坐在地板上的男女孩子們。

② “法定加侖”“imperial gallon”,为英国加侖,容量比美国加侖大。

葛搥硬先生無論是在自己小圈子里的熟人當中，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心里总是以这样一个人自居。無疑的，湯瑪士·葛搥硬先生現在對他面前的那些即將被事實裝得滿滿的小罐子，也是用這種說法來介紹自己，只不過他用“男孩子和女孩子”，來代替“先生”這個稱呼罷了。

事實上，當他從上面已提到的那兩個窟窿中向他們狠狠地睜着的時候，他活象一尊被事實塞滿到口邊的大炮，一炮就要把這些孩子轟出了少年時代。他又象是一架通電的器具，裝配了一種可怕的、機械地調和而成的料劑，等那些嫩弱的、年青的幻想轟走了以後，他就準備拿這種料劑來作它們的代替品。

“第二十號女學生，”葛搥硬先生用他那正方形的食指正端端地指着說，“我不認識那個女孩子。她是誰？”

“西絲·朱浦，老爺，”第二十號女生漲紅了臉，站起來行了個屈膝禮，說明道。

“西絲算不得學名，”葛搥硬先生說，“別管自己叫做西絲。叫你自己做塞西莉亞。”

“是父親管我叫西絲的，老爺，”這個女孩子的聲調戰戰兢兢的，又行了個屈膝禮，答道。

“那就是他的不是了，”葛搥硬先生說。“告訴他，不可以那樣叫。塞西莉亞·朱浦。等一等。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他是在馬戲班里的，請您原諒，老爺。”

葛搥硬先生皺了皺眉頭，然後用手一甩，想把這討厭的職業甩開。

“我們在這兒，不願意知道什麼馬戲的事，你不必告訴我這個。你的父親訓練馬匹，是嗎？”

“請原諒，老爺，要是他們有馬可馴的話，在馬戲場里，他們的确要馴馬的，老爺。”

“在這兒，你不必告訴我關於馬戲場的事。那麼，好啦，就說你父親是個馴馬的人。我敢說，馬生了病，他也能醫吧？”

“唔，是的，老爺。”

“那麼，很好。他是個兽医、馬掌鐵匠和馴馬師。告訴我，你給馬怎樣來下个定義。”

（西絲·朱浦簡直為這個要求弄得驚惶失措了。）

“第二十號女學生竟然不能給馬下个定義！”葛羅硬先生為了对這些小罐子進行教育而這樣說道。“第二十號女學生不能掌握事實，不能掌握關於一個最普通的動物的事實！哪個男孩子能給馬下定義？畢周，說你的！”

那個正方形的手指，點來點去，忽然點着了畢周，這或許是因為他恰巧坐在一道陽光中。那道陽光從那間刷得雪白的屋子沒有帘子的窗口直射進來，同樣地也照着了西絲。因為這些孩子們是男歸男女歸女分開地坐在斜坡形的地板上，當中隔着一條狹窄的走道；西絲坐在太陽照着的那一排的拐角上，陽光一射進來就照着她，而畢周却坐在另一邊離西絲還有幾排之遠的拐角上，他恰好接觸到這道陽光的尾巴。但是，這個女孩子的眼睛和頭髮的顏色是如此的深，當陽光照着她的时候，她似乎能從其中吸取那較深而較有光彩的色素；至於那個男孩子，他的眼睛和頭髮是那样的淡，以致同是一道陽光，却把他原來所具有的一點兒色素都吸去了。他那雙淡色的眼睛幾乎不能算是眼睛，幸而他那些短睫毛跟它們對比起來顯得更蒼白一些，所以他那眼睛的形狀才被烘托了出來。他那剪短了的頭髮跟他額上、臉上的沙

色雀斑几乎成为一色。看起来，他的皮肤是不健康的，缺少了自然的色素，如果他被刀割了以后，可能流出来的血也是白的。

“毕周，”湯瑪士·葛擻硬說，“你給馬下个定义吧。”

“四足动物。草食类。四十顆牙齿，就是二十四顆臼齿，四顆犬齿，十二顆門牙。到春天就換毛，在沼澤的地方还会換蹄子。蹄子很硬，但是仍需要釘上鉄掌。从它嘴里的咀嚼面上，可以看出它的年紀。”毕周如此这般地說了一大套。

“好了，第二十号女学生，”葛擻硬先生說，“你知道什么是馬了吧？”

她又行了一个屈膝礼，由于她的臉一直是漲得緋紅的，所以現在也不可能漲得更紅了。毕周說完以后，立刻把眼睛迅速地对着湯瑪士·葛擻硬先生眨巴了几下，他那閃动着的睫毛映着阳光就象昆虫的触須一样，他用指节在他那生有雀斑的額头上抹了一下，坐了下来。

那第三位紳士这时就走上前来。这个人有一样專長，善于把無論什么东西都弄成枯燥无味；他是政府的一个官員；他的样子象个拳师（因为这样，很多人也就遭了他的殃）；他时常在鍛煉自己，常常用一套办法象一顆大丸药似地硬塞在大众的喉嚨里；在他那小小的办公室的門欄边，时常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似乎随时在准备跟全英格蘭比武較量。繼續用斗拳的術語来打比方，他有能耐随时随地准备好站在拳击开始綫上，表明自己是个不易被打倒的凶狠的对手。对待任何問題，他都象拳师似的跑到台上去，用右手一拳把它打伤，接着又用左手一拳打將过去，稍停一下，就交手，还击，把对手（他常常跟全英格蘭格斗）逼到那圍住拳賽台边沿的繩子旁边，扑上去打他个落花流水。他

时常打击常識，打得它連气也喘不过来，使这个可憐的对手倒下  
去連数一、二、三、四……的声音都听不見。他接受了上級的命  
令来促成官僚政治的黄金时代，使官員們好在地球上耀武揚威。

“对极了，”这位紳士抱着兩膀，精神勃勃地笑着說。“这就是馬的定义。好了，讓我問問你們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你們喜欢用画了馬的花紙来糊房間嗎？”

停了一会儿，一半的孩子异口同声地叫道：“喜欢，先生！”另一半看了看那位紳士的臉色就知道“喜欢”是錯誤的答案，便一齐高叫着：“不喜欢，先生！”——在这种考問之下，回答照例总是这样的。

“当然不。为什么你們不喜欢这样做呢？”

停了一停，一个肥胖而动作迟緩的男孩子喘息着，鼓着勇气回答道：因为他根本不喜欢用紙糊房間，而喜欢油漆房間。

“你必得用紙糊！”那位紳士有点冒火地說。

“你必得用紙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別對我們說你不喜欢用花紙来糊房間。这是什么意思呀，孩子？”湯瑪士·葛拙硬先生說。

經過一段相当沉悶的停頓時間，那位紳士就說：“那么，我来告訴你們吧，为什么你們不應該用画着馬的花紙来糊房間。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你們看見过馬会在房里的牆上走来走去嗎？——你們看見过嗎？”

“看見过的，先生！”一半人这么說。“沒有見過，先生！”另一半人說。

“当然沒有見過，”那位紳士用一种憤怒的目光瞟着回答錯了的那一半人說。“不消說，事实上你們看不見的东西，是哪儿也

看不見的；事實上沒有的東西，是哪儿也不會有。所謂‘風趣’，只不過是‘事實’的別名而已。”

湯瑪士·葛羅硬先生點點頭表示贊許。

“這是一個新原則，一個新發現，一個偉大的新發現，”那位紳士說。“現在，我再來試試你們看。假定你們要用地氈來鋪房間。你們喜歡不喜歡用有花的地氈來鋪呢？”

到了這時候大家都心中有數了，認為“不喜歡，先生！”總是对那位紳士的問題的正確回答，因此絕大多數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不喜歡”。僅僅有幾個軟弱的彷徨不定的人說“喜歡”，其中也有西絲·朱浦在內。

“第二十號女學生，”那位紳士微笑了一下，因為他聽出了講話的是誰，就顯得很沉着而有把握似的。

西絲滿臉緋紅地站了起來。

“那麼你要用有花的地氈來鋪你的房間——或者你丈夫的房間，假定你是個成年的女人而有了丈夫的話——是不是？”那位紳士說，“你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對不起，先生，我是非常喜歡花兒的，”那個女孩子回答道。

“這就是你要把桌子和椅子放在花兒上面，讓人們用厚底靴子踩來踩去的原因嗎？”

“這不會對花兒有什麼妨礙呀，先生！它們不會被壓壞，也不會枯萎，是不是？先生！同以前一樣它們仍舊會是那樣漂亮而悅目的圖畫呵，並且我還幻想——”

“嗯，嗯，嗯！但是你不可以幻想，”那位紳士叫道，他非常得意，因為他正要強調這一點。“對！你絕對不可以幻想。”

“塞西莉亞·朱浦，你絕對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湯瑪士·

葛搥硬先生一本正經地重說了一遍。

“事实，事实，事实！”那位紳士說。而湯瑪士·葛搥硬先生也跟着接二連三地說：“事实，事实，事实！”

“在任何事情上，”那位紳士說，“你們必須受事实的限制和支配。我們希望不久便会有一个由事实委員們組成的事实委员会，他們会强迫人們变成遵守事实，而不管其他的人。你們必須完全抛弃‘幻想’这个詞儿，和它割断一切联系。在任何有用的物件或者裝飾品上面，都不應該有跟事实相抵触的东西。事实上你們是不能在花儿上面走来走去的，因此也不能允許你們在有花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你們并沒看見过奇奇怪怪的鳥儿和蝴蝶飞来落在碗蓋上，因此也不能准許你們在碗蓋上画一些奇奇怪怪的鳥儿和蝴蝶。你們从来沒看見过四足动物在牆壁上走来走去，因此你們就不可以用有四足动物的花紙来糊牆壁。为了这种目的，”那位紳士說，“你們必得要用那种花紙和地毯，在它們的上面是一些拼合而成的、能够証明的、并可以說明的几何图案，不过可以把那些几何图案略加改变（它們的顏色全得用原色）。这是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风趣。”

这个女孩子行了个屈膝礼，坐下来了。她是太年輕了，听說这个世界將要变成一个只有事实存在的世界，她簡直給吓呆了。

“好了，如果麦却孔掐孩先生在这儿准备教他的第一課的話，”这位紳士說，“葛搥硬先生，承您邀請，我非常高兴来看看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教学的。”

葛搥硬先生表示异常感謝。“麦却孔掐孩先生，我們只等着你了。”

于是，麦却孔掐孩先生就用挺卖勁儿的姿态开始講課了。